



忙碌了一周,终于熬来周末时光。为了消除一周累积的身心疲劳,我决定到小镇的浴城洗个澡搓个背。这个浴城在小镇及周边地区比较有名气,设施尚可,正规经营,但收费略高。一些生意人喜欢到这里洗浴,我不是常客,就算潇洒走一回吧!

当我领了手牌走进更衣厅的一刹那,在缥缈的雾气中,看到了“大背头”端坐在躺椅的顶头。“大背头”是一位小有成就的商人,在小镇也颇有名气,据说在他们生意人圈子里也比较活跃。我与他非亲非友非同学,只是小镇不大常常路遇,也算脸熟吧!我之所以叫他“大背头”,是因为他生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浓眉大眼、红光满面,尤其是一头乌黑的头发,即使不用“摩丝”,也能很顺从地丝丝缕缕地从前额往上再朝后梳起,再加上西装革履,腋下夹包,很有气场。“大背头”这种从每一个毛孔里散发出来的自信常常让我想起香港巨星周润发来,说句实话,在他面前我总有一种渺小的感觉。刚洗浴出来的“大背头”穿着得体的内衣,饱满的脸庞越发红润了,头发照例由脑门向上再朝后梳着。此时他正在打理钱包,也不知道他的钱包是什么品牌,孤陋寡闻的我只认识“七匹狼”“稻草人”之类的大众品牌,但我特别留意那钱包上有几个烫金的英文字母“GUCCI”。这个钱包做工精致,有好多插袋,而每个插袋里都有

小文经常代收征文稿件,见识了一些清奇的脑回路。

投稿的于老师,小文认识,都是教育系统的,小文还曾受友人之约,到于老师的学校听课督导过。于老师投稿,从不留联系方式。恬淡,是好事,文字写出来,和作者关系就不大了。连名利都不要,是让人佩服的。有一回,征文截止半个月,连评奖都结束了,邮箱里慢慢飞来了于老师的稿件。小文客气,跟熟人要了电话和于老师打个招呼,毕竟是点头之交的同行么。电话是于老师家人接的,小文解释了一下,免得再打。不熟悉的人,话多了也不合适。小文其实社恐。

下午,小文就接到了于老师学校所在地文体科的电话,来电官味足,让小文要鼓励创作不能打压投稿者。小文笑,这是拿自己当根葱么,当葱还是当葱花,

哦,大风

□ 淖柳

老天爷写“五一”,“一”字还没收笔,

一下子起风了,陡起的吓人的风,从海上来,从天上来,从南通来,七级、十级,窜到十四级的大风啊,

刮得人惊驴跳、天撼地动。

花去了,杆倒了,广告牌像树叶飘没了,

停泊的飞机随风而转,失去了自重;红衫飘舞的女孩死抱着大树,

成了风的红、红的风,

仰仗大树,她才没有被抛往天空。

人们要风要风啊,但风不能如此猛烈呵,

五级、六级,八级、九级足够喽。

来吧,风——

让那庄稼、树木的筋骨松一松;

上吧,风——

把这角落里浑浊的空气弄一弄,

刮吧,风——

将这新冠病毒彻底彻底地送终!

风是自然无声的语言,

风是宇宙无语的脾气。

轻微的、抖动的、猛烈的风,

都是苍天赐给生命的礼物,

人们啊,应该比什么都要珍重!

世界如果没有大大小小、轻轻重重的风,

宇宙会是怎样的死寂和空洞!

捡起硬币的尊严

□ 卢有林

一张银行卡,大概有五六张,在我看来这也算是成功人士的一项标配吧。当“大背头”把钱包里的一叠不算簇新但叠放得绝对整齐的百元大钞取了出来,一枚夹在钞票里的硬币掉在了地上。虽然响声不大,但依我的判断他应该知道自己有一枚硬币掉在了地上。然而大背头连看都没有看一眼那枚硬币,继续他的操作。也是,一元钱在诸如他这样成功人士的眼里就像空气一样存在。只见他左手捏着钞票,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很有节奏地捺着,这数钱的娴熟自如不亚于银行工作人员。数完后,他又将钞票揣进钱包的插袋里,然后在躺椅上半躺着那魁梧的身躯、半眯着眼睛养精蓄锐。“大背头”在众多浴客的注视下轻松自如地完成了打理钱包的程序,这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气场是我等无法比及的。

我打开衣柜将随带物品放进去。就在我脱下长裤的一刹那,一幕令我始料不及,也令我尴尬至极的情景发生了——几枚亮晶晶的一元钱硬币从裤兜里调皮地钻了出来,“哗啦啦”地落在地上,其中一枚竟然晃晃悠悠地

邮箱,像个万花筒(小小说)

□ 刘艳萍

自己都不稀罕。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征文,还鼓励!还打压!鼓励什么!打压哪个!评奖小文又不参与的。

不过来电倒是吊起了小文的阅读胃口,打开于老师的投稿,算上标点符号731个字,且短且无力,哼哼唧唧了一条路一座桥,突然就高呼生活且美好且幸福。慢工夫,也没出细活,有个兴师动众的助威电话加持也不行啊。小文看不懂于老师的操作。后来再有教研活动碰面,于老师跟不认识小文似的,小文心里偷着乐,真要是搭起话来,指不定自己就接不上人家出的牌呢。

故乡,每次回到你的身旁,

你都给我崭新的模样。

总能听到你昼夜奔腾的欢唱,

那是勤奋的汗水洒在大地上的诗章。

旧时的雨,旧时的痕,再也不见。

故乡,你像四月拔节的小麦,

抑或十月桂树下的满地金黄,

蒸蒸日上,令我欣喜令我仰望。

每次站在故乡的天空下,

漂泊的心,不再彷徨。

沿着故乡的路,无论走到哪里,

永远不会迷失方向。

有的人唱歌是为了到KTV一展歌喉,引来众人的喝彩;有的人唱歌是觉得自己有天赋,想提升自己;还有的人唱歌,是觉得自己五音不全,想弥补缺失的音乐细胞。那么我呢,可能是清晨的鸟鸣唤醒了我的歌唱。清晨,当你打开窗户,看见洗过的阳光照着嫩绿的树叶,静静流淌的小河,耳旁传来的是清脆的鸟鸣,这时候,你的心里涌动的是一种欣喜,一份怡然自得,不由得就会轻声歌唱。

唱歌的人是随性而自由的,想唱就唱。如果在音乐学院遇到,一点儿不稀奇。如果在大街上遇见,你估且把他当成“人来疯”吧,只是有些扰民。正因为这种洒脱,唱歌是让人快乐的。

唱歌是能够加深印象的。有许多影视片,也许你会忘记它的内容,但它的歌曲却经久不衰。如《三国演义》里的《滚滚长江东逝水》,《西游记》里的《敢问路在何方》,《红楼梦》里的《枉凝

向前滚动着,最后在“大背头”正对面的躺椅下面安定下来。这时,更衣厅里所有的浴客都愕然地看着我,他们好像用眼神问我,几枚硬币也值得显摆?我瞟了一眼“大背头”,他的眼睛依然半眯着,只是脸上多了一丝不屑的神色。这几枚落在地上的硬币让我处于两难的境地。捡吧,众目睽睽之下一个大老爷们为了几枚硬币“卑躬屈膝”,显得太小家子气了;不捡吧,又觉得有损一位人民教师为人师表的形象,况且还有一个与爷爷一起来洗浴的小孩在场,我会给他留下什么印象呢?记得小时候写作文,写到为一件事情该不该做而纠结的时候,总有这样的一句话:“这时,胸前的红领巾好像对我说……于是我决定……”现在的我早已不是少先队员,但我是一名党员,一名教师!这时我也想到了我肩负着“课程思政”的使命,今天这课程不用教材用生活,不在课堂在现场。于是我纠结的心逐渐淡定下来,弯着腰坦然地一枚一枚地捡起散落在地上的硬币,连躺椅下面的那一枚也被我摸了出来……这一刻我忘记了“大背头”的存在,觉得自己正在捡起硬币的尊严。

“老师,你真了不起,孩子的榜样!”这位带着孙子来洗浴的老人家竖起大拇指为我点赞。躺在躺椅上的“大背头”身体微微动了一下,他的心灵似乎受到了一点触动。

龚老师也是来稿者。

龚老师人在支教,心系家乡,征文通知一发,马上就把作品投到了邮箱。他申请加小文微信,附加消息是投稿需交流补充事项。小文不好意思不通过申请,她等待着龚老师的补充事项,补充如下:到时候颁奖,请通知我的父亲去领奖,他住在北门。

这个微信,有点意思,小文搁下了,自己不会回答呀。

还有个常老师,征文评奖后,收到了三百块钱奖金,打了电话来,问自己卡里的钱是哪里来的,她还是坚持要验证一下,小文是不是社会上流行的骗子。

邮箱,像个万花筒。小文看看笑笑。要说,写文章,不就是写人心说人话么。这七窍玲珑心啊,可真是有的写,难怪世间有那么多奇葩灿烂的文字呢!

致故乡

□ 陈传荣

桃花在左,灼灼其华,

油菜在右,一片金黄。

闭着眼睛都能把你的美尽情想象,

心中溢满了故乡的芬芳。

左右都是丹青水墨,

故乡,你如诗如画的风光,

孕育着耕耘的希望和收获的馨香,

我的心为你陶醉为你歌唱。

故乡,生命的根,

永远是我心灵中最神圣的地方。

学会歌唱

□ 宣晓华

眉》,《水浒传》里的《好汉歌》,或荡气回肠,或轻松洒脱,或柔情似水,承载了满满的记忆。

唱歌,能营造轻松、愉悦的氛围,帮你舒缓排解压抑的情绪。当你打开歌喉,调整呼吸,保持平稳的状态,这时候,你心静了,气匀了,整个人是轻盈、饱满又协调的,是非常舒服的,那些负面情绪早跑得无影无踪。

唱歌时,气息从头顶到胸腔再到腹部,就是俗说的气沉丹田。一直坚持,能有效地锻炼肺活量,中气更足,身体更健康,更加有活力。

唱歌的好处真多,所以说,唱歌是最好的运动。

让我们一起歌唱吧。

小时候扫树叶,刚扫几下,风又把树叶刮回到原处了。我妈见了对我说:“要站到上风去,朝下风扫!”

我后来学会了站在上风头上扬谷子扬豆子,到溪水的下游去拦鱼。

夏天,坐在下风里乘凉,坐在上风里的人说的话也能听得见。我坐在上风里乘凉就什么话都不说,以免下风的人听错了徒生是非。后来我无论坐在上风里还是下风里或者别的什么地方都尽量不说话,可在许多时候我还是会处在下风里,给弄得灰头土脸的,有时即使站在了上风里也不见得快乐或高兴!

再后来读到一则寓言便有了些新感悟。那寓言说是一个穿着绿衣的人儿正在跟一群人激烈地争吵着,颜回正好打那儿经过,那群人见了孔门大弟子便立即走向前,请他评个理断一下是和是非。绿衣人说一年总共就三季,另一些人则说一年有四季。一年到底是三季还是有四季?颜回当然秉公说话

他姓马名福三,才四十二岁,因其身板大,又胡子拉碴,故得“大老头子”之绰号。他的家,是一间简陋的茅草屋,当地人称之为“厦子”。厦子里光线阴暗:最东边,放一张破床;正对大门,放一张破桌、一张破凳;最西边,放一个破锅腔。整个厦子被破锅腔熏得乌漆麻黑。他没老婆,却有个儿子。儿子从小就跟着光棍伯父福大和福二,在祖屋过日子。

好奇怪的一个家庭!

说来话长。1946年,他是乡里的民兵。后来新四军北撤,为躲避“还乡团”,他流落到上海,给人擦皮鞋。1950年搞土改,他回来分了田,成了亲。1952年,儿子刚过周,老婆跑了。他在上海擦皮鞋,擦出了个游手好闲的坏毛病。他还嗜酒,喝醉了就打老婆。老婆回娘家后不知去向。他自己也跑了,儿子留给两个哥哥养。他第二次去上海,一去就是17年。1969年3月,中苏交恶,大城市备战,疏散闲杂人员,同年5月他被遣送回原籍。他本应再回祖屋,但两个哥哥不同意,他们知道弟弟秉性难移。

果如其然。他比过去还要懒,上工是有一天没一天,酒却天天不空。两个月以后,从上海带回来的钱喝得精光。没钱也得喝——福大和福二倒了大霉,他隔三差五就去要钱。这一天,他又去要钱。福大和福二实在拿不出了,他们挣一天工分还不够他喝一顿酒。要不到钱,他就要横。又是拍桌子,又是撸袖子,像是要跟谁打架。儿子看不下去了,怒吼着让他滚。“要死了,敢骂老子!”他向儿子逼去。儿子轻轻一推,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反了反了……”他站起来,嘴上叽里咕噜却不敢上前。儿子力气大,绰号“三百斤”。人们来看热闹,他知道丢了家丑,拔腿就跑。第二天,他家厦子大门紧闭。两个哥哥不放心,推门一看,屋子里没人。

“大老头子”又跑了,王支书犯了愁,如何向上面交代!熬到第四天下午,王支书正准备去公社汇报,他却悠悠哉哉进了村。“老祖宗,你又瞎跑了!”“不瞎跑,你请我喝酒?”他一边搭话,一边将手里的两瓶“粮食白”放上破桌。“今天我请你!”“不惹事,我就烧高香了!”“不惹事——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我不在生产队上工。”“你不在生产队上工,吃什么?”“我去村外大河边扳罾,拿钱跟生产队买粮买草!”“这个——这个可以!”王支书想了想又说,“老祖宗哎,干这一行要资本,你哪有那么多钱?要不这几天,你又在外面——”“王支书,你放心!我有一百个不好,却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偷鸡摸狗的坏事!”儿子那一推把他推醒了:坐吃山空,得学会谋生。他想到了扳罾,扳罾来钱。这几天,他借盘缠去了上海。上海一帮兄弟讲义气,为他凑了百十来块钱。三天以后,村外大河边,罾架起来了,防雨棚立起来了。从此,每当人们吃晚饭的时候,村里总会响起一阵带有上海腔的歌声,“天涯呀海角,觅呀觅知音。小妹妹唱歌郎奏琴,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踏着歌声,他扳罾去了。第二天上午九点左右,村里又会响起一阵同样的歌声,踏着歌声,他从小镇卖鱼回了。中午,他必饱酒一顿。手里有了两个,见人就散香烟。他还是像过去一样,抓不住钱,今日有酒今日醉,穷大方。

1975年国庆节,“三百斤”大婚。媳妇是村外大河边郑大娘女儿,人长得和她妈妈一样漂亮。“大老头子”把祖屋修葺一新,为他们添了新家具和床上用品,办了三天酒。不知钱从何而来,他可是个吃光用光的主。不久,我们知晓了真相。郑大娘丈夫是国民党兵,解放前夕去了台湾。罾架在郑大娘家附近,他常去讨汤罐水喝,郑大娘也常请他做一些重活计,二人日久生情,成了相好的。钱是郑大娘出的,但归根结底还是“大老头子”挣的。郑大娘有规定,他卖鱼所得必须上交。酒有得喝,但一天只准喝二两。烟有得抽,但一天只准抽一包。“大老头子”就像换了一个人,不再“老头子”了,胡子刮得干干净净。

1987年,五十八岁的“大老头子”带着郑大娘第三次去上海。他一改常态,不知从哪里来的精气神,在那里靠捡破烂买了房致了富……

上风与下风

□ 居桂珍

了:“一年有四季。”可人家绿衣人不服气,扯着嗓门与颜回吵起来,然后又拽着颜回到孔子面前去评理。孔子批评了颜回,说一年就只有三季,绿衣人高高兴兴地离开了。为此,颜回委屈了好多时。终于有一天他还是忍不住问孔子,你明明知道一年有四季,这么个简单的理,为什么还要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和绿衣人说一年只三季。孔子笑了一下说,你看那人穿着绿衣服,分明是蚂蚱变来的。蚂蚱蹦跶不到冬天就死了,它的世界里就只能是三季,你何必费那么多口舌一定要它承认一年有四季?

生活里有的是绿衣人,说话做事都得占个上风得个理,与人争执,毫不相让,不知道转身和圆融。其实,有时甘拜下风的姿态更华美!

“大老头子”(小小说)

□ 朱桂明

条件!”“什么条件?”“我不在生产队上工。”“你不在生产队上工,吃什么?”“我去村外大河边扳罾,拿钱跟生产队买粮买草!”“这个——这个可以!”王支书想了想又说,“老祖宗哎,干这一行要资本,你哪有那么多钱?要不这几天,你又在外面——”“王支书,你放心!我有一百个不好,却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偷鸡摸狗的坏事!”儿子那一推把他推醒了:坐吃山空,得学会谋生。他想到了扳罾,扳罾来钱。这几天,他借盘缠去了上海。上海一帮兄弟讲义气,为他凑了百十来块钱。三天以后,村外大河边,罾架起来了,防雨棚立起来了。从此,每当人们吃晚饭的时候,村里总会响起一阵带有上海腔的歌声,“天涯呀海角,觅呀觅知音。小妹妹唱歌郎奏琴,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踏着歌声,他扳罾去了。第二天上午九点左右,村里又会响起一阵同样的歌声,踏着歌声,他从小镇卖鱼回了。中午,他必饱酒一顿。手里有了两个,见人就散香烟。他还是像过去一样,抓不住钱,今日有酒今日醉,穷大方。